

漫长的告别

袁一泓 / 文

前些时候,去了一趟宜兴,紫砂陶瓷之乡。在一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坊里参观。夫妻店作坊,他们称之为工作室。据说,被冠以国家级工美大师的壶,动辄几万元起。不过,这位工美大师的壶,也有很多是几千元的。

大师很忙,搁下画笔,忙于算账。同团几乎人手买了一把,我空手而返。固然是因为我对紫砂壶一窍不通,更重要的是,我在里头转了一圈,诚然,壶壶精致美奂,流光溢彩,但遗憾的是,我只看到了工艺,没有看到灵魂。

巧合的是,某次会议间隙与一位朋友聊天时得知,他正好买了一批宜兴紫砂壶送客户。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也不懂紫砂,但礼物送出,单子签到,皆大欢喜。“我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哪有工夫思考什么灵魂不灵魂?”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位记者,今年夏季去了另一个陶瓷之乡,景德镇。她在那个小城市呆了好些天,很喜欢那里的怡然静美。她告诉我说,评国家级或省级、市级工美大师,是要运作的。确实,有些大师极有水平,但更多的,是什么时尚画什么,甚至可以十多个陶瓶一字排开,流水作画。

不不,我绝不是要抨击陶瓷艺术的幽默。我困惑的只是,连最讲究匠心的行当,都需要购买一份证书来夸饰它的不菲价值,这个时代,还有哪位园丁从来都是潜隐低头,精心培植他的花草,直到清香自然流淌,溢满胸怀,无可抵挡?



我参观过两座古宅,一座是明代徽派建筑,一座是清初晋派建筑。虽然是异地一木一瓦重建,仍旧掩抑不住百年木纹渗出的惊人光芒。而在它们的发祥地,只要是原始建筑而不是仿古修旧,即使你把眼睛蒙上,“艺术”二字也会破空呼啸而至。

小时候我接触最早的工美师傅,就

是泥瓦匠、木匠和篾匠。他们的不同在于,木匠是以制作木器为生的手艺人,篾匠是以制作篾器为生的手艺人,泥瓦匠就是砌房子的。如今,后两者都进了工厂,前者站在城里的脚手架上。他们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不再是手艺人。

其实,我们都是现代流水线的工人。我是新闻民工,你是 IT 民工,他不过

是 4A 公司的画工。看起来,我们这些工匠干活都很认真,砌墙平整,涂料均匀。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满满当当的物质、科技,却找不到艺术和灵魂的影子呢?

有朋友会说:这年头,做个真工匠,扎实、细致、严谨、专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非得寻找工匠的精神和灵魂,岂非

慈善的三重境界

刘军宁 / 文

资助与支持思想与观念生产的慈善是最高境界的慈善。因为思想总是十分稀缺、珍贵,而且保值。

我对富人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多少资产,而是看他做不做慈善。行慈善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富人。慈善与富人有关联性,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同样,关于投资策略的文字可以不涉及慈善,但是,有关投资哲学的文字不能不涉及慈善,哲学是与智慧有关的。我以为,如果说聪明与智商有关的话,那么智慧则与道德有关。所以,谈投资哲学,作为对投资的道德智慧的研究,最终绕不开慈善这个话题。

在投资界,像在实业界一样,那些伟大的投资家像伟大的实业家一样,往往也是伟大的慈善家。这仅仅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对慈善的意义有着高度的共识。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传》的作者曾风趣地说:“他致力于捐赠事业的努力程度很可能超过他致力于赚钱的时候。”伟大投资家坦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仁心行善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且,物质财富这个东西,带不来,死带不走。

许多成就卓著的投资家和实业家,之所以热衷于慈善,有其背后的奥妙:行慈善者可以从乐善好施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与心理满足,甚至让自己有难得的特权感和操控感。也许是神的安排,他让慈善家的慷慨带来愉悦,甚至能产生一种

崇高感。这样又反过来激发人们更加慷慨。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行善者计算的是自己的所得。在许多行善者的观念中,给别人行善,就是给自己行善。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内在的自我的奖赏,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敏锐的慈善家甚至时时提醒自己:“当行善的机会在找我的袖子时,我们能发现吗?”

在外界看来,投资与慈善是方向相反的两件事:投资是往里赚,慈善是往外捐。很多人也认为,获取比施与重要,起码是只有先获取,然后才有可能施与。但是慈善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施与就是播种,获取就是收获;怎样播种,就有怎样的收获。播种产生一种持续的期待,收获只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这是所有的钓鱼爱好者都懂的道理。所以,播种比收获重要,施与比获取重要。前者决定后者。先有付出,才有收获。只要方法得当,播种的越多,收获的越多;付出的越多,回报的越多。就像价值投资一样,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在这种意义上,慈善活动是另一方式的投资活动,两者之间的原理完全一样。对投资者与慈善家来说,他们笃信,把自己的智慧与才干投入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产生红利。

慈善大体可能分为两种类型,三个层次。就两种类型而言,一种慈善是授人以鱼,比如向需要的人群捐赠衣食住医等生活与生存的急需品,就像给吃不起鱼的人送条鱼那样。这类慈善活动主要用来满足救济对象的眼前之需,慈善的内容主要是物质的福利。另一种慈善活动的是授人以渔。比如,慈善家赞助受助者接受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就像教会

没有生存技能的人如何捕鱼那样。后一种的慈善虽然不能直接用于吃穿,但是能够帮助受助者在未来实现生活自立。这两种类型的慈善,虽然都很必要,也很有价值,但是却有高低之分。而且对它们之间的高低之分,古今中外没有分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犹太教里,最好的捐赠是促使接受捐赠的人独立自主。犹太教哲学家迈门尼德认为,最高一级的施主是利用慈善以协助别人自立自强或协助他人获得技术或找到工作的施主。《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刘易斯在《四种爱》中说,施与的正当目的是为了 Let 接受者永远不再成为慈善的对象。最大的慈善是让人自立,让社会有个能保障自由与自立的制度,跟投资一样,做慈善是一件智慧密集的事情。

在这一方面,投资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投资活动对智慧的要求极高。卡内基甚至认为:富有智慧的行善比赚钱更难。依据其智慧与精神的高度,人类的活动可以以此分为三层:第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是制造与生产思想与观念的活动;第二层是依据特定的思想来设计与建立政治制度的活动;第三层是受特定的思想与观念的影响所做出的日常社会行动。这三个层次与慈善活动的结合,也就形成了慈善活动的三个境界:一是资助与支持思想与观念生产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建立特定政治制度的慈善;三是资助与扶持特定救助行动的慈善。下面再看看,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投资家,他们分别从事上述哪些类型的慈善活动。

在第一个层次慈善中,我找到了约翰·坦普顿先生。这位低调的投资家用他

的大部分财富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约翰·坦普顿基金会该基金会在宗旨中写道: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对有关人类目的与终极现实的大问题的研究,鼓励与赞助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之间进行对话。该基金会还设立了坦普顿奖,奖励那些以思想观念为事业的精神企业家。奖金额与诺贝尔奖金相当,约一百一十万英镑。今年的获奖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去探究新的精神信息,寻找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先知,预告对人类及其未来重大的事情,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对人與人、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

在第二个层次中我找到了乔治·索罗斯。这位金融家所创办的慈善机构是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该基金会以推动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转型与民主制度建设著称,对前苏联与东欧的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三个层次中,我找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的投资家把他大部分财富捐给他的朋友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改进世界范围内的卫生状况,减少贫困,增加教育机会,帮助穷人接触信息技术等。如果这些介绍不全面,三个网站上各自有更多的信息供大家参考。

毋庸讳言,我对这三个慈善机构的赞赏程度是由它们各自所处的层次决定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赞助思想的慈善高于一切其他慈善?因为人是观念驱动的动物。精神的繁荣,先于且高于物质的繁荣。没有思想、精神、观念的变革,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物质繁荣。一个人在

癌症发作?在这个喧嚣轻浮、追求速富的世界,你我都是物质财富的寻求者,自由心灵不过是矫情的梦呓。

因此,看到大江南北一座座森林般的小区崛起,但房子不过是编了号的建筑积木,想必你不会感到奇怪。过去 10 年,中国房地产界贡献了最大的 GDP,却唯独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几无创新可言。那些从区域走向全国的地产商们,在高速复制自己的产品线,以时尚的外观、讨巧的户型、煽情的园林作为装饰。

当然,也有少数派。前几天,听一位地产企业 CEO 谈起公司的愿景时说,我们最害怕重复自己,所以产品一定是少而精。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营造小区的绿化、住户的新风以及建筑的节能,以便在恶劣的大气环境下使居住更具品质。利润从来不是企业的第一甚至第二目标。绿城也曾是这样的少数派,但它在这轮调控受了伤,以至于让很多地产商见了绿城模式要绕道而走。

地产商本质上也是手艺人,要靠产品说话。上述 CEO 说,考验一家地产商的产品,需要 30 年甚至 50 年。可是,我们的很多建筑不到 30 年就拆掉了。现在,有几个人还会眺望到 30 年以后呢?所以时不我待的疯狂攫取意识才会统摄这个时代。

匆匆过客慌不择路。我们正急不可耐地向尘封已久的过往历史,集体挥手致意。告别的仪式是如此漫长,我们用前 30 年破坏,中间 30 年忘记,还将用 30 年狂奔,却全然不知道要去往何处。红尘席卷,只留下孤独的使者无语彷徨。

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甚至永不过时。这是多大的回报?

最高境界的慈善,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需要慈善家有更深的洞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恭谦。对伟大的投资家所要求的品格,也是对伟大的慈善家的要求:低调而不高调,恭谦而不倨傲,远见而不是短视,逆向而不是从众。况且,支持、发现和制造精神财富是一个很难出业绩而且饱受争议的领域,更难有轰动的媒体效应,即便有成就,其意义也很难被人们马上理解与认识。上述三个基金会在中国不同的知名度也从侧面印证了它们所处的三个不同层次。顺便说,我对巴菲特的慈善方向选择,稍感惋惜。如果他愿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行动,如果他有更大的道德勇气,如果他对公共事务与人类的命运有更多的关心,他也许会做出不同的方向选择,而他完全具备这些潜力。

思想与观念是有后果的。人类从好思想中获益,大于从任何产品与行动的获益;从恶思想中受害,也大于任何凶器与暴行。就短期的救急而言,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给病患者提供救治,给不能蔽体者提供衣物,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长远之计而言,慈善的真正意义在于丰富与改良那些能驱动人类进步、提升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

在中国,第三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已经数不胜数,但是第一和第二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还难见踪影。推动有关思想与精神、制度与体制的事业,是有智慧的投资者与慈善家的固有责任。期待中国投资界与实业界的慈善家展现出自己的智慧!

对温岭杀医案的另类思考

大爱无疆 / 文

温岭杀医案从发生到今天快过去一个星期了,说实话,开始之初我并没有太多关注,只是看了下标题知道有这么一个事件,以为只不过是件普通的恶性刑事案件。在这个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三亿人口的国度里,哪天不发生几起恶性案件?可是随时事件的发展,我开始不由自主的关注起来。广大医护人员的抗议和愤怒、各地医院警卫的升级、媒体连篇累牍的谴责、公安部有要求、总理有指示,一时间医院好像成为最危险的地方,而医护人员则成了最弱势的群体。看到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忍不住想说几句。

首先,我声明下,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对被暴力夺去生命的医生表示哀悼,对实施暴力行为的人表示谴责;其次,我不从什么医疗制度、医患问题或社会原因等方面进行阐述,通过这方面

阐述的人很多,说的也都很道理,昨晚看到博友板桥老黑写的“谁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元凶”,觉得分析的不错。在这里,我只通过社会、国家等对此事件的态度来提出几个疑问和说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从报道来看,此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起并不大的医疗纠纷,并且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让一件如此小医疗纠纷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最后演变成如此恶性的暴力事件。我想问,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医院方面处理纠纷的相关领导做了些什么?当地的医疗主管单位又做过些什么?对于自己无法处理的纠纷为什么不及时诉诸法律或申请相关第三方协调处理(比如法院、仲裁机构等)?他们是否对此事件的发生负点责任呢?全国各大小医院对于此类久拖不决的医疗纠纷还有多少,下一个受害的又是谁?我们是否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处理医疗纠纷?医疗纠纷一个技术性很强、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一般民众很难了解,

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处理,可以增加公正性、公开性,也可避免让医护人员自己纠缠到纠纷中去,从而影响自己的工作。

第二,广大医护人员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被害的医生是他们的同事、同行,也关乎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即便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只有不触犯法律,都可以理解。可媒体呢?为抓新闻效果不惜持续跟踪报道,用的标题也是雷死人偿不偿命,甚至还用血迹累累的图片来配合,争相报道各地医院为医生配备了钢盔、电棍、催泪弹以及警察进驻的行为,把一个刚失去父亲的 18 岁女孩暴露在镜头下让他述说父爱。请问你们想干什么?表达你们的正义?宣扬仇恨?还是只为赚取眼球?请记住,你们可以如实去报道事件,但你们代表不了正义,更不没有扩大仇恨的权利。还有某知名主持人通过此事件呼吁国家设立医生节,这是一个医生节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有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等,请问这些节日保护了各个群体的权益了吗?除了领导在节日当天廉价的问候和恶心的作秀以外,改变了什么吗?

第三,公安部说要对暴力伤医行为“零容忍”,我是比较赞同的。但我想提醒的是,你们肩负着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在对暴力伤医行为“零容忍”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警察违规抓人违法向民众开枪、城管伤人杀人、推土机压人、暴力拆迁等恶性事件也能“零容忍”呢?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医院来说,广大的普通民众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医院还可以给自己配置警卫、配置电棍钢盔甚至催泪弹,而广大的民众除了手中的锄头和菜刀,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医生被害了,领导还对他的家属安排了工作,对他的子女安排了学习,可被害民众的家属和子女呢?

第四,死者已逝,生者还在,我最关心的是嫌疑人连恩青的命运。从目前的

报道来看,好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没有人会关心他是否会获得公正的审判。我想说的是,他可以没有获得同情或可怜资格,但他应该有并且必须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有总理的指示、公安部的零容忍、媒体一边倒的谴责、广大医护人员的愤怒,他还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吗?他之前患有妄想性障碍的精神病会在审判时重新鉴定吗?如果真有精神疾病会被从轻或免除刑罚呢?有关部门会不会为了推卸自身责任或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借助沸腾的民怒对他从快从严重的定罪呢?提醒我们的司法机关,你们的任务是按照法律公正的审判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即使他是十恶不赦,也应得到公正,你们是主持正义和公正的,不是与犯罪嫌疑人比谁更更恶。也呼吁广大处在愤怒中的医护人员,过分的愤怒会丧失我们理性的看待问题,如果今天你因愤怒拒绝给别人一个公正的机会,那么有一天你也会失去要求公正的机会。